

# 她看着丈夫三年杀害了17个漂亮女人



孙晶岩 著  
文汇出版社友情推荐

两年来,本书作者走南闯北对中国的女子监狱进行了全方位的采访。在调查中,作者发现,女囚走进监狱的恩怨情仇各不相同,但女性犯罪不外乎两个字,一是为“钱”,一是为“情”。作者通过对大量案例的梳理和思索,一方面试图寻找女囚犯罪的深层次原因,另一方面,也借这些案例向世人敲响警钟。

[上期回顾]

刘春花很小就离开了亲生母亲,跟着父亲和继母生活。继母待她很好,她也很争气,学习成绩优秀还上了大学。因为大哥生病,需要很多钱治疗。她毅然放弃公职,来到长春挣钱。长相姣好身材窈窕的她,曾经做过业余模特,卖过服装。后来,她来到北京,被一个姓于的老板拉下水,包下别墅组织卖淫。

报告文学

1997年端午节的前夜,一个叫做郑喜春的三十出头的女人跌跌撞撞地推开了长春市某派出所的大门,她无力地倚靠着门框,豆大的汗珠在她的额头流淌,她一字一顿地说:“警察,我来报案!”

值班民警诧异地问道:“你是哪儿的,报啥案呀?”女人说:“我叫郑喜春,我丈夫王伟杀人了!”值班民警将信将疑地问:“咋回事,你丈夫怎么杀人了?”女人说:“他把女人领到我们家,先把人家掐死,再烧掉,杀了好几十人呢。”值班民警闻她浑身散发着浓烈的酒味儿,以为她喝多了说胡话,一个劲儿地安慰她:“回家吧,回家吧,下回少喝点酒!”

她没敢回自己家,在漆黑的夜色中摸索着来到母亲的家里。讲了事情的真相后,姐姐说:“那咱赶紧打110报警吧!”姐姐用颤抖的手拨通了110报警,人家说这事儿还是得找当地派出所。姐姐又拨通了当地派出所的电话,派出所的民警说:“我们刚才传唤了王伟,他说刚才他们小两口打架,他媳妇赌气来报的假案。”姐姐急忙说:“不,我了解我妹妹,她是个闷人,决不报假案!”值班民警说:“我刚才通知了所长,你们把郑喜春带来吧!”爸爸、妈妈、大姐、二姐、妹夫全家出动,陪着她又来到了派出所。所长让她呆在派出所的楼上,把她娘家人都打发回去了。所长说:“你要是怕回家挨打,今晚就先在这儿呆着吧!”她赌咒发誓说:“警察,我真没瞎说,王伟是真杀人了,不信我带你们上我家去看!”

所长领着4个警察跟着她向她家走去,到了门口,所

长示意她去敲门。她战战兢兢地敲响了门,丈夫从门镜里一看是她,马上打开了门,热情地说:“春儿,你可回来了,这么晚了在街上玩,可别遇到坏人!”所长一看王伟这么疼媳妇,松了一口气,打着哈哈说:“王伟,我们走了,往后别动手打媳妇啊!”所长领着警察转身走后,她壮着胆子跟丈夫进了门,看到丈夫插上了门闩,她吓得一屁股瘫软在地上。她以为丈夫马上会结束了她,谁知他却打来一盆洗脚水,给她洗起脚来。

她忘记了害怕,问丈夫:“派出所所长是你亲戚吗?”丈夫说:“我能有那样的好亲戚?”她又问:“那你咋跟他说的,他咋就信你呢?”丈夫一边给她洗脚一边说:“我就跟他说我媳妇精神不正常,看我跟女人来往就小心眼儿。谁敢杀人,我这么老实的人借我十个胆儿也不敢啊!”她说:“他们就信你了?”丈夫说:“可不,人家都信你神经病,所长还让我好好看着你,不让你到处乱跑呢!”

她无奈地苦笑了一下,怎么也站不起来,丈夫把她扶了起来,擦了一把脸对她说:“你看你身上的衣服这么脏,快换件衣服,跟我到和平大路还有一处住房,她问:“到哪儿干啥?”丈夫说:“那边地炉里还真有些死人骨头,我去处理一下。”

她跟着丈夫跟跟踉踉地走着,趁着天黑,她假装提鞋与丈夫拉开一段距离,突然跑进了一个小胡同,躲在了一个山墙下。那天夜里天色漆黑,丈夫死活找不着她,垂头丧气地走了。她确信周围没有埋伏后,撒脚

一口气又跑到了母亲家。

第二天是端午节,母亲和姐姐带着她来到长春市公安局报案,人家说上午我们要开会,有什么事下午再来吧。她们失望地回到家里,越想越害怕。全家人六神无主之际,突然电话铃响了起来,她战战兢兢地拿起听筒,里面传来二姐的声音。二姐说:“我们同事的弟弟是岚家派出所的所长,我咨询了他,他说如果事实准确,他们可以接案。”她和母亲立刻打车来到岚家派出所,详细地讲述了案情经过。岚家派出所的民警马上派人跟着她来到位于和平大路的那所房子,打开门一看,地炉里的人骨头已经被别人拿走了。细心的民警在现场勘察,发现墙角的一个纸箱里有血迹,他们掀起院子里的砖头,发现砖头下面洒着很多骨灰,他们包了一包骨灰拿回去化验。化验结果很快就出来了,骨灰系多个女子的,铁的证据证实了她说的是真话。王伟为什么要接二连三地杀人,他和这些女人有什么仇呢?

王伟是长春市有名的美男子。28岁那年他很招风,追求他的女人一个赛一个地漂亮,他骗走了不少姑娘的贞操。渐渐地姑娘们发现了这个恶魔的真面目,便联名将他告上了法庭。他因流氓罪被判10年有期徒刑。从28岁到38岁,他在大狱里呆了整整10年。出狱后他无所事事,整天琢磨着找个媳妇。他转悠到批发市场,一眼就看到在这里工作的郑喜春。王伟觉得她虽然长得不好看,可年龄却只有28岁,是棵嫩草。就这样,两个人开始恋爱。1993年6月,郑喜春和王伟结婚了,俗话说狡兔

三窟,他们在长春市六马路、西郊路与和平大路有三个住处,周围同事都说她命好,二婚头还能找着这么好的老公。

1993年10月5日早晨,王伟把一个穿着风衣的漂亮女人领到他们位于六马路的家里。那个女人叫于文霞,脸上长着一颗美人痣,她和王伟认识十多年了,现在搞商品批发,想租个房子装货。两人唠了几句,于文霞看过房子刚想走,王伟突然用斧子猛击于文霞的头部,她倒在了地上,王伟用双手掐着她的脖子。她拼命地反抗着,郑喜春急忙用沙发坐垫捂住她的脸,活活把她憋死了。王伟把于文霞戴的假金戒指撸了下来,把尸体推到床底下,用风衣盖住,郑喜春吓得腿都软了,急忙跑出去上班。

晚上,郑喜春回家吃完饭,躺在了床上。王伟在地上铺了一块塑料布,把于文霞的尸体从床底下拖出来放到塑料布上,郑喜春吓得毛骨悚然,王伟说:“你把脸靠墙,我不需要你!”王伟把于文霞的尸体肢解后,挖出了心肝脾肺肾。他开始把尸骨放在锅里煮,后来又放到地炉里焚烧。他添一根劈柴放一块尸骨,火苗呼呼地蹿得老高。郑喜春很害怕,王伟说:“你别考虑那么多,睡你的觉得了。”

1994年2月19日,王伟又把一个叫朱艳的女人带到六马路的家中。朱艳身高1.70米,长得挺漂亮,郑喜春的功劳掠过了一丝醋意。王伟家有间房子,他对妻子说:“你在小屋呆着别吱声。”郑喜春说:“你可别再杀人了。”王伟说:“放心吧,她要是对我好一点

我不杀她。”郑喜春坐在小屋,听到丈夫热情地同朱艳唠嗑。他一会儿给她煎饺子,一会儿给她炒菜。两人边吃饭边喝酒,朱艳既会抽烟又会喝酒,吃得很尽兴。过了片刻,王伟走进小屋对妻子说:“这女的要在咱家住。”郑喜春没敢吱声,晚上6点钟,她突然听到大屋里有搏斗的动静,出来一看,丈夫正死死地掐着朱艳的脖子,朱艳用手拽着王伟的胳膊。郑喜春急忙上前按住朱艳的双手,王伟用力一掐,朱艳被活活掐死了。王伟马上把朱艳的尸体肢解焚烧了。

1996年是王伟魔性大发的一年,狡兔三窟。这一年,他用同样的手段害死了11个女人,加上之前的作案,共杀害了17人。其中,郑喜春直接参与了4起杀人犯罪。这些女人临死前的惨叫深深地刺激了郑喜春,她每天晚上做梦都梦见这些冤鬼在她的枕边哭泣。她的精神彻底崩溃了,她觉得自己罪孽深重,服了一瓶安眠药自杀,被丈夫送到医院救了过来。后来,她才拿回了根绳子在家里的厕所里上吊,又被丈夫救了回来。

1997年9月23日,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王伟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王伟说:“你别考虑那么多,睡你的觉得了。”1994年2月19日,王伟又把一个叫朱艳的女人带到六马路的家中。朱艳身高1.70米,长得挺漂亮,郑喜春的功劳掠过了一丝醋意。王伟家有间房子,他对妻子说:“你在小屋呆着别吱声。”郑喜春说:“你可别再杀人了。”王伟说:“放心吧,她要是对我好一点

# 陆帆的前妻黑夜大闹小区



崔曼岩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友情推荐

赛思中国的前台乔莉借助总裁秘书这块跳板成功转型为销售后,她一面承受着没有经验的销售压力,一面倍受办公室政治的困扰。正苦恼间,一个价值7亿的大单与她不期而遇。在这场没有流血却你死我活的拼杀中,她是一颗悲壮的棋子,她既可能一战成名,也可能沦为炮灰。

[上期回顾]

三亚之行让陆帆对乔莉有了另外的认识,他心底里有点喜欢她了。不过,因为受前妻影响太深,陆帆至今对女人有所顾忌。回到北京的当晚,乔莉打车送方卫军去他的住处。在车上,方卫军趁机握住乔莉的手。乔莉很愤怒,但机灵的她不动声色,略施小计令他松开了手。

职场风云

乔莉此时已经完成了每天晚上的流程:吃饭、散步、看电视,她坐在沙发上,旁边放着打开的笔记本电脑,树袋熊没有在线,她多么希望他在啊。上次,树袋熊告诉乔莉他已经回国了,她甚至有一点希望和他一起约个地方坐一坐,喝杯咖啡聊聊天,这是一个周末的夜晚,她又是独自度过良宵。

叮铃铃,电话响了,把她从凌乱的思绪中拉了回来,这么晚了,会是谁呢?她拿过手机,一个怎么也想不到的名字出现在屏幕上:欧阳贵!欧阳贵!乔莉的心猛地一紧,本能地坐直了身体,她吐出一口气,接了电话:“欧总,我是安妮。”

“安妮,”欧阳贵说,“我本来要通知弗兰克,再让他通知你,但是我现在联系不上他,你准备一下,明天跟我去石家庄。”“去石家庄?”乔莉吓了一跳,马上调整语气说,“好的,我们去几天?”“去两天,”欧阳贵说,“明天早上8点,公司门口见。”“好,再见。”

乔莉挂上电话,目光在屋子里游走,去石家庄,一定是去晶通了,为什么要我陪他去,是因为找不到弗兰克吗?乔莉左思右想,毕竟要和分管销售的VP出差,她觉得至少要告诉陆帆一声,她拨了陆帆的电话,一个柔和的女声传来: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她只得给他发了条短信,把事情简单地讲了一遍,想想又觉得不妥,打开手机邮件系统,给陆帆发了封邮件:弗兰克,欧总通知我明天和他一起去

石家庄出差,时间大约两三天,我打不通你的手机,特发邮件,安妮。

烤肉馆里,陆帆已经喝得微醉,三个月前他结束公司后就进入赛思中国,几乎马不停蹄,没有一丝轻松,今天真是难得,他想好好地放松一下,还关了手机。狄云海酒量十分过人,但从不多饮,他发现陆帆有了醉意,连忙叫停,让服务员上了大瓶的可乐,也不知多晚了,云海发现自己的手机在振动,他打开一看,是何乘风,他赶紧接了电话,何乘风在电话那头温和地问:“云海,你在干吗?”“我和弗兰克在吃烤肉,”云海说,“今天周末,我们轻轻松松,何总,有事儿吗?”

“没事儿,”何乘风说,“今天周末,想祝你们周末愉快,哦对了,刚才欧总给我打电话,说明天和安妮一起去石家庄,弗兰克的电话打不通,你转告他一声。”“好的。”“别喝太多酒,”何乘风笑道,“酒大伤身。”“一定一定,”云海说,“我们已经在喝可乐了。”“照顾好弗兰克,”何乘风说,“他最近太累了。”狄云海心中涌上一层淡淡的温暖,这就是何乘风,他没有责备陆帆一句,而且用他的方式打听了他们在干什么,还交代清楚了他的工作。

狄云海开着车把陆帆送到小区门口。陆帆的确有点高了,靠在座位上闭目养神。突然,云海发现小区门口站着一个人,细高的个子,长发波浪,她一眼便认出那是陆帆的前妻戚萌萌。云海微微叹了口气,他知道陆帆是个极好面子

的人,如果现在劝他不回家,就等于捅破了这件事,伤了面子,可是如果停下来,陆帆满身醉意,戚萌萌又已是他人之妇,这样丢下陆帆不管,似乎对不住朋友。他灵机一动,一脚油门踩过了,陆帆闭着眼睛,根本没有注意到车开过了家门口,云海绕到另一条路上,推醒了陆帆。陆帆看了看四周:“哦,我快到了。”

“弗兰克,”云海说,“我好像把家门钥匙丢到办公室了,你跟我去找一下吧。”“现在回办公室?”陆帆说,“算了吧,你去找我那将就一夜,明天再去找,你喝了多少酒,这样开车很危险。”“你那儿方便吗?”“方便,”陆帆笑了笑,“就我一个人,有什么不方便。”

云海又将车开了回去,到了小区门口,戚萌萌已经不见了,云海暗自松了口气。两人泊好车,云海跟着陆帆走到公寓楼下,突然,一个黑影走了出来,一下子抱住了陆帆。陆帆吓了一跳,云海赶紧别过身,本来想她见到自己会知难而退,毕竟多了个外人,没想到她离了婚又结婚了还如此疯狂,不禁后悔跟着陆帆上来,撞破了这种事情。陆帆连忙脱开身,这才看清是戚萌萌:“这么晚了,你在这儿干什么?”“我来找你!”戚萌萌满面泪痕,甚至还有怒意,她毫不顾及一旁的狄云海,质问道,“你为什么一不接电话?为什么不关机?!”

陆帆急怒攻心,他意识到云海就站在旁边,反而冷静了下来,他不想吵架,更不想和她纠缠,便平和地问道:“你出

了什么事吗?”“他……”戚萌萌恨恨地瞄了云海一眼,把“他打我”三个字咽了回去,“我们吵架了,我要跟他离婚!”“那就好好回去跟他谈,”陆帆说,“你这样解决不了问题,我和云海还有工作,我们要上去了。”戚萌萌见陆帆要走,云海又跟在后面,不好吵闹用强,此时再也顾不得面子,恨声说:“你别打我!他又打我!我怎么回去?!”

陆帆不忍地站住了,云海在心里皱起眉,心想:弗兰克啊弗兰克,当年你被她缠住就脱不了身,要是她一直这样和你不清不白地缠下去,你怎么可能有新生活?戚萌萌几步走到陆帆面前,将袖子挽上去,灰黄的灯光下,清晰可见几条黑红的印迹,陆帆又是心痛又是愤怒,他说不清是对戚萌萌的怜悯,还是对这种局面的尴尬。这时,又有一个人大大踏步地走了上来,云海觉得来人面色不善,心说:不好,难道是戚萌萌的现任丈夫?那人几步来到跟前,一把扯开戚萌萌,抬手便要打陆帆,被云海冲上来一下子抱住腰,将他生生地拖后一步,那一拳便打空了。

云海的力气很大,那人挣了几下没有挣脱,开始破口大骂:“姓陆的,你他妈的不要脸,深更半夜勾搭前妻,她现在是我老婆!”“谁是你老婆!”戚萌萌在旁尖叫,“我要跟你离婚!”陆帆气得浑身乱颤,远远的一个保安朝这边跑了过来,“你们要吵请你们回家吵!”陆帆低声吼道,“我跟你们没有关系,请你们学会尊重别人,也尊重你们自己!”

“谁说我们没有关系!”戚萌萌一听便似乎疯了,哭叫起来,“你说过不管我怎么样,我都会永远爱我,照顾我,保护我!要不然我才不会跟你离婚呢!”不要说陆帆,连云海也一个头两个大了,这是什么逻辑啊?他实在想不明白,不过戚萌萌没有这股劲,当年还真追不上陆帆,喜欢陆帆的女孩很多,但都受不了他那股冷劲,戚萌萌的家世、教育背景和职业都很好,但是干事情特别出格,用陆帆的评价说,她是勇于疯狂。陆帆无言以对。戚萌萌的现任老公更加被激怒了,他伸腿去踹戚萌萌,又被云海拖开了,他这才想起除了陆帆还有一个男人在,便吼道:“你他妈的是谁,放开我!”这又是个不着调,云海叹了口气:“你别管我是谁,趁着陆帆要跟你老婆绝交,赶紧把她带回家!”男人一怔,不再挣扎了,云海一边抱住他,一边说:“弗兰克,你赶紧上去,我马上来。”

陆帆掉头便走,戚萌萌便要去找他,云海瞅准机会手一松,那个男人抢先一步扑住了戚萌萌,两个人又扭打起来,眼看着保安走到眼前了,狄云海转身跑到单元门前,陆帆给他打开门,云海走进去,两个人连忙关门,将那对愤怒的小夫妻关在了外面。

保安走了上来,喝住了二人,陆帆和云海估计没问题了,保安肯定会把他们轰走,而从刚才的感觉看,就是小夫妻吵架吵毛了,一个要跑一个在追。云海苦笑跟着陆帆上了电梯,电梯的灯光煞白,照得陆帆的脸像白纸一样。

